

道
統
錄
附
錄

一





道 統 錄

附 錄

(一)

張伯行 著

原序

曩余於故書肆中購得道統傳一帙。乃潞之仇君熙所著也。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下及周程張朱。君相師儒。爲治爲教。統而一之。而假與似者不列焉。孫應奎爲之序曰。聖賢往矣。存之者。迹也。廓之者。心也。學者由是迹以求聖人之所以爲聖。則持循有階矣。余讀而善之。因思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並及黃農。意其道之統緒所自來乎。再觀尙書所載。契敷五教。皋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有誥。有命。皆於道有發明之功。至孟子。敍見知聞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爲道統所屬也。是皆不可以略。頃以特簡。命撫八閩。公餘之暇。用爲采輯。易傳尙書。及諸家傳紀。上自伏羲神農黃帝。下仍訖於周程張朱。增定成書。使學者得觀其備焉。將授梓而爲之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原無日不昭著。流布於兩間。自世有行道之人。而道以行。無行道之人。而道以息。有明道之人。而道以明。無明道之人。而道以晦。究之息而未嘗絕。晦而不終昧者。則特有仔肩斯道之人。以相續於不墜焉耳。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與皋益伊虺傳說周召望散之爲相。皆有行道之權者也。故繼天立極。贊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羣聖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顏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皆任明道之責者也。故窮理著書。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昭著流布於兩間。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者矣。天地無終極。是道之統。聖聖相承。亦無終極。我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御製四書、孝經、易經、講義。頒行天下。披覽周程、張、朱之書。時書其詩文以賜羣臣。又命儒臣纂修諸書。次第告成。斯固正學光昌之會。大儒興起之日也。天下其必有能闡明歷聖相傳之道。出而佐我皇上咸五登三之治者。然則余之增訂是書也。又豈特爲學者之備觀云爾已乎。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季春朔。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古今聖賢諸儒總論道統之傳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書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伊川敘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爲情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彙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成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而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上見此語。蔡季通云。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數千載後。乃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直是說夢。只有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又曰。自孟子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氏釋氏之

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遂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具。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誦其說者。始脫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修己治人。亦往往有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者。蓋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少矣。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且偏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物。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措諸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中。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

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卽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卽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爲大學之教。其親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又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也。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得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文公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竊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黃萬里曰。道與天地並。聖人而存。道固與之俱存。聖人而往。道不與之俱往。夫惟其真見乎此。則方其得

聖人於所見固能知其道於耳提面命之間。及其得聖人於所聞。尤能知聖道於神交意會之表。一理既融。萬境俱徹。回視前日見聖人者。非見聖也。見道也。聞聖人者。非聞聖人也。聞道也。道未嘗一日不在。而聖人特道之寄也。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聖人。尤不可一日無道也。然而世道不常。泰聖人不常出。是道雖存。幾於無所附麗。必有聖人者作。而道始傳。然而道也。爲千萬載之公器。而前聖後聖。特出而管之耳。幸而遇聖人耶。則見於面。益於背。道無日而不在。不幸而不遇聖人耶。則誦其詩。讀其書。道亦無日而不存。誠能心與之融。動與之契。則隔形骸而無爾汝。間歲月而猶旦暮矣。是果以耳目拘哉。道者何。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王之純亦不已。皆是物也。然堯五百年之後。而有湯。湯五百年之後。而有文王。是何天之生聖人。不數數然哉。使堯舜五百年而不生。堯舜之道。未嘗一日不明於天下。湯文五百年而不出。湯文之道。未嘗一日不著明於日用。聖人不必其常在。而道則未嘗不在也。道在。則聖人亦在也。豈必見聖人者爲知。而聞聖人者不爲知耶。嗟夫。都兪告語。禹親得於堯舜也。其知之宜也。而去鳴條之師。幾何年。咸有一德。尹親相乎成湯也。而去西土之王。幾何世。向非相知以道。則寥寥五百載。何以一聞而卽知耶。大抵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聖之所以爲聖也。取之而隨足。用之而不竭者。道之所以爲道也。論而至是。則數君子之見知聞知。果道也。非迹也。然而文王之後。有孔子矣。兩楹夢斷。抱吾道之精華。傳大成之正印。非吾孟子而誰。中庸之妙。親得乎子思之傳。大成之蘊。慨然於願學之思。其知聖人者至矣。吾故曰。若顏曾。則見而知也。若孟子。則聞而知也。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而爲綱常之主。皋陶、伊、傅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道作六經。爲萬世之師。而回、伋、參、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二程夫子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篇。又以發圖之所未發。上與羲黃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開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也。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作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說也。蓋性者。智愚所同。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之能。故自堯舜以至孔子。五百歲而後出。孔子旣沒。而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推明之。千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呈。垂於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未盡究其

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子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

薛敬軒曰。道流行於天地間。卽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未嘗有間斷。但道之託於人。有絕有續耳。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朱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大有功於道者。朱子也。

又曰。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豈有異哉。

又曰。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斯可謂之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謂真儒乎。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真西山庶幾。

道統錄目錄

卷之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道統錄 目錄

曾子

子思

孟子

卷之下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庵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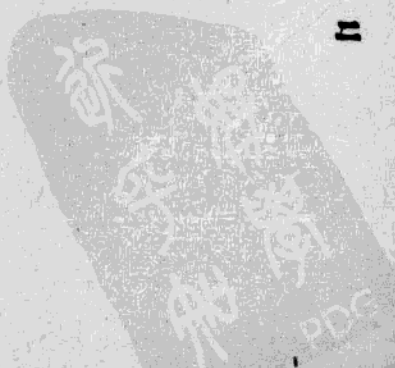
皋陶

稷

契

伯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太公
召公
散宜生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謝上蔡
尹和靖

道統錄卷之上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著

伏羲

太昊伏羲氏。風姓。母曰華胥。生帝於成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承木德而王。作都於陳之宛丘。帝生而聰明睿智。德合上下。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上。於是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見陰陽有奇耦之數。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有三爻。因而重之。得卦六十有四。所謂先天之易也。上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其姓氏。通以媒妁。而民始不瀆。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民始知人倫。又作甲曆以定歲時。起於甲寅。干支相配。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故曰治曆明時。則敬天勤民之本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帝乃作網罟。教民佃漁。養六畜爲犧牲。充庖廚。祀神祇。故後世稱之曰庖犧氏。而其興也。有龍馬之瑞。因而名官。故亦號爲龍師。飛龍氏。造書契者也。潛龍氏。造甲曆者也。居龍氏。治屋廬者也。降龍氏。驅民害者也。土龍氏。治田里者也。水龍氏。繁滋草木。以疏導泉流者也。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各明刑政。以懷四方。百令旣舉。萬民化治。帝乃斷桐爲琴。琴二十有七絃。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爲瑟。瑟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

返其天真而樂亦由此起焉。帝生洪荒之後，開物成務，爲後世制作祖。在位百六十四年，崩葬於陳。今陳爲大皞之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神農

帝神農氏，名軌，一曰石年，少典君之第二子也。母有嫫氏，登感神而生帝於烈山，號曰烈山氏，亦爲厲山氏。育於姜水，因姓姜。以火德王天下，都於曲阜。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稼穡之利也。帝求利民，宜久食者，以爲無易於穀。於是因天之時，相地之宜，制畝清剛，爲耜耒，以教民播種，而農事興焉。又教之種樹桑麻瓜果，所以厚民生而贍衣食也。凡民之生，器用是賴。帝始作爲耜耨錢鏹，以資之耕。杵臼井竈，以資之食。范金合土，大爲埏埴，以資之用。衣食既足，器用不匱。農末相資，貨賄相通。於是列廛於國，日中爲市，使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故民皆力耕而勤於織，三十一歲而國有十一歲之儲。每歲陽月，盡百種，率萬民葦籥，土鼓，蜡祭以報成功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宜，以爲醫藥，以救其疾病。嘗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方書以興。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趨避。民無夭札，食力居安，竦身戴德。陶於至化，所謂黃農之世也。初，庖犧既畫八卦，帝乃命司怪主卜巫咸主筮，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爲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東北之卦也，故重艮。

以爲始。命之曰連山易。又作太初曆以授時。作穗書以同文。以火紀官。月省時考。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之。帝益修厥德。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帝。於是南至南交。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雅琴瑤瑟。保合太和。在位百四十年崩。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生而靈異。有聖德。長於姬水。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又以姬爲姓焉。時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克征。軒轅乃習用干戈。以討不庭。諸侯咸賓。及榆罔稍侵凌諸侯。諸侯益叛。軒轅修德治兵。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涿鹿。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以土德王。都涿鹿。因雲瑞。遂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緡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爲六相。以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命蒼頡製字。字有六義。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注。六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爲萬世文教之祖。作陣法。設旂麾。有不順者征之。披山通道。東至於海。西至崆峒。南至於江。北達熏鬻。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上古穴居而木棲。民未有寧處。軒轅乃立宮室棟宇之制。作合宮以祀上帝。見日月星辰之